

黑

黑澤明动感作品集

作

(第一辑)

彤管流芳



延边人民出版社

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

品

集

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

澤

明作

集

明

明



医药学院610 2 00913297

黑泽明动感武侠作品集（第一辑）／延边人民出版社

彤管流芳

上



责任编辑:许正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泽明动感作品集.第1辑/黑泽明著.一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9

I.黑… II.黑… III.侠义小说:长篇小说…作品

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660 号

黑泽明动感作品集(第一辑)

黑泽明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刷: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

印数:1—10,000 册

787×1092 毫米 32 开

60 插页

117.5 印张 25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48-310-1/I·96 定 价(全五部):129 元(每部:25.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牧鹰少年》续集。专叙谷剑华父子两代悲欢离合武林新故事。

谷剑华为救铁搭档顽皮黑小子，闯进滇南铁掌帮总坛，惨遭暗算，堕入无量山万丈深渊这中……

七年后，谷剑华的遗腹子谷晓岚为了寻找父亲遗物金钰宝剑而离家出走，在一破庙与携带巨阙宝剑逃家的少女韩玉兰结识，二人一见投机，相伴流浪江湖。先后获得武林至宝龙腾宝录和百美图，成为众矢之的。被摩云手掳至万丈高峰之巅分别囚禁，并夺走龙腾宝录、百美图和巨阙宝剑。

谷晓岚被生父墨雕救走，得识奇少女何贞，二人前往天外奇峰赴约，中了乌兰教长的毒计，被困在铁室之内，幸被坠崖未死

的谷剑华所救。而后投入世外高人天山神君的门下，出山后，创下了力斩白山七天煞，尸解桃花三魔，力战无量僵魔等举世皆惊的业绩。

谷晓岚、胡云（即韩玉兰）、傅忆萍、灵虎阿黄时逢贵州六霸欺凌少女，谷晓岚以腾宝录中的授功移人之学助三女大败六霸，不料傅忆萍又被摩云手掳走。于是，一龙四凤红尘作伴杀奔流云谷，施展“移花诱敌”、“遥空点穴”之学，连毙黑道巨擘。在武林上留下了青春作伴快意恩仇的千古佳话。

目 录

第一章	树上箴言	(1)
第二章	长眉卜神卦	(2 7)
第三章	又见佳人	(5 1)
第四章	人面蜘蛛	(6 8)
第五章	玉西瓜	(100)
第六章	玉面飞红	(126)
第七章	神秘的中年人	(152)
第八章	死 谷	(175)
第九章	三十年前的旧事	(201)
第十章	金腹疗毒	(225)

第十一章	五毒神君与赛神农	(249)
第十二章	生离别	(274)
第十三章	无量山上无量血	(301)
第十四章	马上的少妇	(325)
第十五章	烤蚂蚱	(347)
第十六章	龙腾宝录与百美图	(368)
第十七章	半夜敲门人	(391)
第十八章	巨阙宝剑	(412)
第十九章	墨雕腾飞	(435)
第二十章	飞来的少女	(455)
第二十一章	痴癲伯伯	(477)
第二十二章	天山二万五千尺	(503)
第二十三章	潇洒的嬉笑声	(520)

第二四章	偷 吻	(542)
第二五章	雪地上的男女	(564)
第二六章	三个女魔头	(585)
第二七章	白须如葱的老人	(607)
第二八章	百美图	(630)
第二九章	僵尸授首	(650)
第三十章	牌坊高两丈	(673)
第三一章	刀对刀	(696)
第三二章	大结局	(718)

第一章 树上箴言

当他正在疾走之际，倏见数十丈外，一座占地极广的丛林拦住去路，身形略顿，很快地将四周的地形审视一遍，接着微思之下，认为掳去筠姐姐之人，除了穿林而过外，再无他途可走，所以他亦未多加考虑，即晃身入林。

此刻他全心全意都放在筠姑娘的身上，故而对林中的一切都无暇细看，只见他展开身形左弯右绕，向前疾驰着。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感一股激烈的破空之声从身后传来。

他闻声一惊，身形本能地向右斜着滑出，同时举目循声望去，只见一道闪烁不定的火光，挟着一股强烈的破空之声，飞驰而至，钉在他眼前一丈左右处的一棵数人环抱粗细的大树上。

他见状心里顿时一阵惊愣，凝聚目光向那道钉在树身上的火光望去。

目光到处见是一只刚刚点燃不久的松油火把，深深插进树身，露在外面的火苗，伸缩不定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这种情形使他诧异不止。

暗道：“投掷火把之人的用意何在呢？”

就在他思忖未已之时，另一件使他感到更惊诧的情景映入眼帘。

原来在火把的下面，有一块二尺长短，一尺多宽的树皮，被人剥去，露出白白的树身，上面刻有字迹。

因为距离远，再加上林中光线暗淡，对那些字迹根本看不清楚。

他见状顾不得搜寻投掷火把之人，而晃身上前向那些字迹凝视过去。

只见那块二尺长短一尺来宽、光滑无皮的树身上，被人用指功整整齐齐地刻写下几行龙飞凤舞、含意深奥诗词皆非的字句：

“片玉复现，金羽兴波。

为践诺言，假手弭祸。

良材难获，出此下策。

欲明因果，见师自解。

另外尚有一行字迹，好像是后来加上去的，写的是：

“勿再紧追不舍，速返成都，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即可重晤。”

在这行字句的下面，没有落款，只划着两只残缺不整的人耳。

剑华对着这几行寓意难解的字句，怔视良久，才算被他想出一点端倪来，接着又沉思有顷，才怀着怅惘而紊乱的心绪，转身向回路走去。

他一面沿着来路向麦桑驰去，一面默默沉思道：“从种种迹象看来，此人定系一位性格奇特的前辈大侠，所言一切亦当属实非虚，然而……‘片玉’‘金羽’又是指何而言？

再者，从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筠姐姐此一被掳，仅是有惊无险，并且说不定因祸得福，练成绝技，负起一件造福武林的重任。”他忖思至此，忧急的心绪，才算暂时得到一丝安慰。

然而，他这种心意，是从那几行字句中，揣测出来的含意而已，究竟是否如他所猜想，他就不敢肯定了。

因此，在未见到筠姐姐之前，他心里总是被一团阴影所笼罩，同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疚愧之感，他总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极对不起筠姐姐的事情。

所以他心中那丝安慰之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顿即消逝，心胸之间遂再度被忧急、紊乱、疚愧……等混合而成的复杂心绪所充塞。

在五鼓将尽的时候，他才回到了李桐荪的庄宅。

他一步入大厅，一眼就看到李桐荪正聚精会神地替爱子擦洗周身的伤势，而老夫人和少夫人，荷刃蓄势如临大敌似地围伺在侧。

他的脚步声，使得三人不约而同地向厅门望来。

当三人看清来人是剑华时，脸上均展露出惊诧之色，其中以李桐荪为最甚，同时暗暗忖道：“事情定是有重大的变化，否则，华儿不会忧伤满面，垂头丧气地单独回来……”

身形在思忖中向剑华踱了过去。

他踱至剑华面前，用手一扶剑华的肩膀，低叫一声：“华儿……”虽仅仅一声低呼，但掩饰不住其内心的关切和爱怜之情。

剑华泪眼模糊，仰首向慈祥满面，目蕴关切的李桐荪望着，内心里产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孺慕之情。

咽叫一声：“李伯伯……”一头扑进李桐荪怀中，在这刹那之间，满腹的委屈悒郁之感，一齐迸发出来，伏在李桐荪的怀中，泣不成声。

李桐荪见状，心里亦为之黯然神伤，一股热泪夺眶而出。

半晌，他才强抑悲怀，将剑华半扶半抱地放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又用衣袖替剑华将脸上的泪痕拭去。

剑华经过一阵尽情的发泄，胸怀才稍感舒畅，同时情绪也渐渐由激动而平静下来。

李桐荪见状，这才蔼声地对他说：“华儿！事情是不是有了其他的变化……”

他闯荡江湖有年，见多识广，对事理的判断颇具见地，他一眼就看出，剑华去追救叶姑娘，不但徒劳而返，并且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所以他一直等到剑华的心绪平静下来，才很技巧地向剑华询问。

李桐荪问的虽然很技巧，但也将剑华存于心里的疚愧、忧急之感，又给引了起来。

只见他的脸上顿时又布上一云层黯然之色，唏嘘有顷，才低哑着语声，将适才的经过情形，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李桐荪听后，双目之内精光陡然暴射，沉重的面色，如被利刃戮开一条缝隙，从中露出一丝惊喜之容，目光灼灼地向一处凝视着，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难道说是她老人家所为吗？”

他这种突然的神态，使剑华感到无限惊奇，双目愣愣地向他望着。

有顷，李桐荪才从思忆中清醒过来。

剑华乘机问道：“李伯伯，她老人家是哪一位呢？”

李桐荪对剑华的问话，未立作置答，沉吟有顷道：“如我揣测不错的话，劫去叶姑娘之人，恐是成名犹在尊师之先的，一代佛门隐侠半耳师太。因为我曾听先师道及，这位前辈异人的独门标记就是两只残缺不整的人耳。这位半耳老前辈不但成名极早，而其一身功力更是莫测高深，所向无敌。当年我奉师命下山行道之时，这位老前辈已归隐林泉绝迹江湖，故而我对其一生事迹，亦仅从先师处得知一二，未能详悉。”

剑华闻语，暗道：“果如李伯伯所说，那这位半耳老前辈的寿数，如今怕不百龄有余……”

“再者，片玉、金羽又是指何而言？”

他思忖于心形诸于外，脸上罩上一层惊疑之容。

李桐荪见状，好像看透了剑华的心意，微微一笑道：“这位半耳老前辈，如果还健在的话，恐怕要有一百五十余岁……”

略顿，继道：“至于字句中所提到的片玉、金羽二事，我经过片刻思考，才猛然想起在三十余年前，武林中曾发生了两件震撼武林的往事，现在想来却不谋而合。

“一是倏现即逝的‘片玉枯骨掌’。

“一是‘金羽挫群豪’。

“可惜，这两件震撼武林的大事发生之时，我正在师门习艺，故而对个中详情，亦仅听传闻，未能详悉。

“好在令师智禅子老前辈，不但目击并且均亲身参与，将来你见到令师一问便知。”

剑华听后，俯首沉思有顷，暗忖道：“听李伯伯之言，

劫走筠姐之人，定系半耳师太无疑，可是其真正用意，果如留字所示之‘为践诺言，假手弭祸’的寓意吗？

“那筠姐姐不是因祸得福，一夜之间得遇明师，变成了这位一代隐侠的衣钵传人……”

他思忖至此，又将那几行字句，反复地想了一遍，觉得可能性极大，但是在事实未大白之前，他胸中那团阴影，却始终无法去怀。

他这种蹙眉沉思之状，将其内心里的忧急之情表露无遗。

李桐荪见状，轻叹一声，低唤道：“华儿……”

一声华儿才将剑华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目光怔怔地向李桐荪望着。

李桐荪强扮笑容，温言道：“华儿，事已至此，你空自着急又有何用？不但与事无补，反而徒乱心意……”

“再者，我看叶姑娘是吉人天相，定能化险为夷，说不定会因祸得福，学得旷世绝学……”

语毕，遂站了起来，用手一拉剑华，又道：“你劳累一天，也该好好休息休息，有甚么事明日我们再来商量……”

边说边拉着剑华向厅外走去。

剑华朝着李桐荪苦笑一声，默无一语地跟在李桐荪身侧向厅外走去。

蓦然间他想到，于情于理，自己都应当先探视探视宇龙哥哥的伤势有无变化再去休息，同时亦应向李伯母和嫂夫人告辞一声才对。

他思忖至此，遂对李桐荪道：“伯父，我去看看宇龙哥哥的伤势有无变化。”

李桐荪睨视剑华一眼，然后颌首示应，遂陪着剑华，向爱子卧处走去。

二人来至李宇龙身侧。

剑华俯首在李宇龙周身仔细检视了一遍。

见其全身上下，足有二十余处伤口，幸而均为外伤，未曾伤及筋骨及内腑，经过内服及擦敷药物之后，已无大碍，只是因出血过多真气耗损过巨，未能及时苏醒过来，还陷入半昏睡状态。

他这才放心，遂对李桐荪及其夫人和儿媳说道：“请伯父伯母和嫂夫人放心，宇龙哥哥的伤势虽然很重，好在均为外伤，未伤及内腑，现已无大碍，最迟再过两个时辰以后，就可苏醒过来。”

李桐荪闻言未作置答，轻叹一声，转身向厅门缓缓走去。

剑华见状，心里亦生出一种说不出的黯然神伤之感，暗叹一声，跟在李桐荪的身后向厅外走去。

李桐荪将剑华领至一间书室，然后说道：“华儿，这是你宇龙哥哥的书房，你就在此暂时休息一晚，明天我再命人另外替你准备一间。”说完不等剑华答腔，即转身离去。

剑华等李桐荪去后，即合衣而卧，他因心绪不佳，思潮起伏，思前想后，良久，良久，才朦朦胧胧地进入梦境。

一宿无话，瞬即更尽天晓。

剑华醒来时，已是日影斜照，天光大亮，他不由哑然失笑，暗道：“自己睡的可真够死的，已日上三竿尚不自觉……”

他思忖至此，正准备站离卧榻之际。

突见窗棂上钉着一纸素笺迎风飘动，上面是墨迹殷然似有字句。

他见状心里一惊，不及多加思考，双掌一按卧榻，仰卧的身形，借着这一按之力，飘立地面，身形轻晃，欺近窗前，伸手将那纸素笺取在手中，并急急地向上注目望去。

只见这纸素笺，无头无尾，上面有两行笔力苍劲的狂草字句：“欲悉仇踪，今夜午时请驾临镇左荒冢一叙。”一行写的是：

“为防泄机，万勿轻示于人。”

他看过这纸素笺之后，心里真是悲喜交集。只感胸中热血沸腾，伫立窗前久久……都一动不动。

此时，他除了推测笺中所云的真实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使他委决不下，是否应将此事告知李伯伯。

他忖思甚久，才暗暗决定，遵照笺嘱暂时隐瞒下来。

是夜，万籁俱静，月明星稀，大地死寂得令人顿生窒息及惧怖之感。

剑华为了防范未然，提早半个时辰动身。

他到达荒冢之时，先选择了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将身形隐蔽起来，然后放眼向四周打量过去。

只见这座荒墓，占地极广，与其说是荒墓，倒不如说是乱葬岗来的恰当，一座座荒冢土丘不下数百个。

荒墓的四周，栽植着为数足有千株左右的松柏，一棵棵高大的树影，随风摇曳不定，就好像是一条条蹈舞不停的鬼影，令人一望而生寒意……

此时，他倏见一条黑影，疾驰而来。

此人一面疾驰，一面不断回首后顾，好像是怕被人发现

似的。

此黑影驰进林中，状极焦灼地向四周张望不停。

剑华借着月色，向现身的黑影打量过去。

只见此人年约五旬左右，身穿一袭黑色的劲装，肩插长剑腰悬镖囊，鼻正脸方生就一副忠厚之相。

不过，神色之间却焦灼而带隐忧，在林中转来转去，从其沉重的步履及呆缓的身形，可以看出此人的武功极为平常。

剑华向现身之老人打量一遍后，又瞬目向四周审视过去，见无异状，这才气沉丹田，飘落地面。

那名老人，正在焦灼不安，彷徨无主之际。

倏见一个面带忠厚，衣着朴素背插单剑的少年，从一棵大树上飘落在自己眼前。

剑华飘落在老人面前，双手一拱，道：“老前辈，在下谷剑华应……”

那老人不等剑华将话说完，已是悲从中来，热泪盈眶，跨步上前，一把拉住剑华，然后咽声而急慌地说道：“少爷，速退出林中，再迟就来不及了……”

说完，拉着剑华就向林外奔去。

剑华被老人这突然的举动和称呼，弄得惊愕交加，茫然不解，怔怔地向老人望着。

不过他从老伯语气和神色中看出，这位老人对他是绝无丝毫恶意。

所以他心里虽然惊疑交加，但还是默无一言地跟在老人身侧，向林外走去。

就在二人的身形，向前移出不足一丈左右之际。